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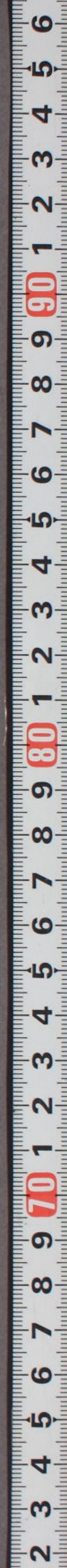


屏溪先生集十四

書

共三十

~ 16  
2419  
14





和  
2419  
30-14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目錄

書

答姜代予

弼言○六

答金受輔

鼎柱○一

答李興五

翼明○二

答趙士仰

嵩鎮○一

答趙士民

鎮邦○一

答閔華甫

百榮○一

答尹欽卿

景勳○一

答李景稷

周翼○三

樂德齋



答洪夢瑞

相龜〇二

答朴成甫

九陽〇一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書

答姜代予

輯言〇己卯

北溪心說曰其所以為體則實與天地同其大信  
斯言也聖凡之心其本體之清濁大小似無異同  
而先生嘗曰聖凡之心自其稟初而異又曰聖凡  
所稟之氣粹駁既懸則其粹駁之氣之精爽又豈  
能同乎然則心體不齊千萬般樣而得其清且大  
者為聖人得其濁且小者為眾人矣以眾人濁駁  
之心體謂同大於天地者豈有是理





人稟天地正通之秀氣以生此指充體之氣而言猶以爲善養則可以塞乎天地之間况此心之氣又其充體之氣之精爽耶本來體段則可謂與天地同其大而朱子謂其正也不能無美惡之殊其通也不能無清濁之異又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蓋氣本不齊自一原而異何往而非不齊也既正且通而猶若是不同心之虛靈光明洞徹之稱而粟谷先生亦以爲虛靈有優劣理既純善氣無異同則天地之造化不成性既純善心又無異則聖凡何處可別孟子集註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

之者可知其爲論本然之性今考朱子曰言相近者是指氣質之性而言孟子所謂犬牛人性之殊者指此而言此與集註意不同近來學者以三性爲氣質之性者輒以此爲證未知朱子之意果以三性爲氣質耶

先儒之說雖出於程張與朱子之言異則當從朱子雖朱子之言大全語類之言與集註章句不同則當以集註章句爲定論於此亦當用此例耳第性則理故言本然之性處多以理字代用中庸二十二章章句人物之性亦我之性此亦從理言此等處活看可



屏溪集 卷之二十七  
也此犬牛人性之殊云云指此而言也非必謂氣質之性也其殊之也以氣質故云爾以此看亦通如此則無前後說不同之疑如何

答姜代予 辛巳

承重祖父喪既葬未卒哭又遭其祖母喪先喪卒哭當行於何時  
同宮有喪不可行祭且主人不能梳洗卒哭雖虞後即行之祭勢當於祖母三虞後先行祖父卒哭間一日行祖母卒哭矣

答姜代予 壬午

朱子曰喜怒哀人心也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乃道心也以喜怒爲人心則似以七情專屬人心而不兼道心矣以當喜怒而喜怒爲道心則不當喜怒而喜怒者即人心也人心豈皆不當喜怒而喜怒者耶

朱子初年因程子人心人欲之說自謂不能無失至中庸序後始爲定論今此云云亦以不當喜怒而喜怒者撥歸之於人心似亦初季說也以庸序所論者揆之喜怒哀情也喜怒之由性命而發者道心也喜怒之由形氣而發者人心也人心道心皆有喜怒何可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以喜怒專屬之於人心耶人心道心之論一以庸序  
爲準說去則似無難處矣

答姜代予

所示栗翁論人心道心書屢條疑義謹悉之義理言  
議初晚之或異雖程朱大賢猶不能免焉程子人心  
人欲之說朱子亦承用之栗翁之以人心始歸之不  
善邊者顧何異也朱子雖有此語至於庸序上智不  
能無人心之云頓改前見則初季之誤無損於晚季  
之定論栗翁奉教製進人心道心圖說數百言明白  
灑落全棄長書中初說今此圖說卽朱子之庸序也

當以此爲定論初雖有不審者在先生何病後學於  
此而爲先生定論尊奉而勿失之可也且此說所論  
非但人心道心而已理氣心性四端七情未發已發  
皆所該論而一皆恰恰亭當準之於聖經言語無一  
毫差間栗翁義理頭腦惟於此說可詳耳最是形氣  
之氣屬之口體者與庸序人莫不有是形雖上智不  
能無人心者其義前後一揆不但人心所論只此已  
正矣先生心氣也之說屢見於書此又曰發之者氣  
也非氣不能發又以清氣濁氣之發爲善惡之形焉  
此等氣字皆指心氣之氣也心氣之有清濁若是明



白則近來聖凡心純善之論於是乎可定矣自篇首言天理之賦於人者謂之性而其下即以仁義禮智信爲性之目又以四端爲性之發則其以仁義禮智爲人之性而非物之性亦明白無疑近來五常之性人物所同者亦可以於是乎定矣後學雖曰我尊慕栗翁於此一篇猶不究竟到底讀此者以心體之通透無餘則豈更有迷塗之患也

答姜代予

竊觀盛意朱子心氣之精爽者猶有未足言心而必如孟子章句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應萬事之心始

可以言心者然此不然即向來寒泉李熙卿所謂心固氣也必合性言之其意乃備者同一例也蓋同是朱子說所指而言不同心氣之精爽者只言心之體段即單言氣之心也孟子言盡心知性者此合心性言也章句隨孟子本意而釋之故備言心之所以具衆理應萬事也其神明之心即上精爽之氣也心是精爽之氣故其所盛之理爲五常之性豈可以只言體段者謂若不足於言心而必合性而後始可以謂心耶盛意又以盡心章句與大學之釋明德者無一字不同此雖言之之同指意則異德之以明名者謂



此德具在於虛靈不昧之心氣上故明德之釋只言虛靈之心具理應事之本體段也孟子之言盡心不止心之體段而已以具性之心言而其義意重在於盡字故其盡其心者不過知其心所具之性而窮到性所出之天理乃所以盡此心之量矣蓋明德之德性具於心盡心之心心具那性其以心性之妙合而言一也而明德則性為主而為重盡心之心則心為主而為重此等義意不可以文字之同而混然無所區別也蓋莫非氣也而盛性之氣謂之心莫非理也而在氣之理謂之性心雖盛性而單指則氣也性雖

在氣而單指則理也是以朱子論心性而曰一而二二而一以性為心之理心為性之氣而元不相離者言之謂之一也以心之本氣也性之本理也氣心理性各自為一物者言之謂之二也然則合性然後方可謂之心只從氣言者不可謂之心也其可乎哉孔子謂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此心字與天理對言則以氣言之之意可知而程子之言顏子心齋者果以合性之心言耶聖賢論心可以單氣言處則單氣言之可以合性言處則合性言之而已其於心字體段豈有輕重淺深之差別耶來說引栗谷先生理不在



形質中則當謂之理不當謂之性之語以爲心之氣不合性則當謂之氣不當謂之心此亦不然心雖謂之氣也非指形氣之氣而稱也形氣之精爽該於方寸者謂之心今若曰不在方寸中則當謂之氣不當謂之心也可以與栗谷說對待矣但朱子語意本以在方寸之氣言之也豈可以單言氣而謂不足於言心耶蓋凡言心字則可知其爲盛性之氣者如言性字則可知其爲在心之理也朱子之必言心氣之精爽者實與程子性即理之語同特所以各就心之盛性性之在氣者而單指氣與理明言其體也顧何嘗

心必去所盛之性而單言氣也性必去所在之氣而單言理也近來主心純善之說本不與釋氏認氣爲性者同而只知心性不相離爲一之義不復知離看則性本理心本氣爲二之實若聞心即氣之精爽清濁粹駁等語則必舉本心良心本善等主性言之之心以爲聖凡之心同於純善反以主氣言心斥之心性頭顱之義終焉不明鄙人爲是之辨與人論說多在於單言氣一邊而已亦何嘗遺却合性之本體耶此正與反斥以主氣者同一意也皆不相知之說也盛說且以局定之氣稟止盛性而流行者也盛意謂



聖凡精爽非無清濁之分而其所以虛靈所以光明皆性之爲也此亦不然蓋有是理而後有是氣今言先有此虛靈光明底理故有此虛靈光明之氣云則誠可矣至曰心之氣以具五性故能虛靈光明此却倒說朱子之言曰靈處是心不是性又曰能覺者氣之靈凡氣之體段正偏清濁極多般而心是正通之精爽自能虛靈光明故其所具之性亦粹然而五常之性燦然矣幸商之

答姜代予

中庸戒慎恐懼卽靜時工夫而沙溪先生以兼動

靜言之以朱子答胡季隨戒懼屬靜爲初季說但以集註觀之恐無兼動靜意未知如何

沙溪先生講說元來的確精淡而况辨疑所載卽慎齋與兩宋先生考校整頓宜無可疑而此戒慎恐懼兼動靜之說終不能無疑今以本文子思之意言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是兼動靜說而下句將言不觀聞時戒懼故先以須臾說起以動靜言之靜是須臾時也因下是故字以言戒懼於不觀聞時云則文勢精神處其不在於靜時耶以字義言之慎獨之慎戒慎之慎同一慎字而其屬動屬靜只在於不觀聞與



獨知之時今言慎之於不覩聞則不覩聞是未發故屬靜獨知是心之萌發故慎之於獨知之時則屬之動者十分當然章句常存敬畏蓋謂戒慎字義本兼動靜言者而註釋之體敷衍以說故爲言學者治心之工常存敬畏而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其不見聞而不敢忽者正釋此屬靜之意而終歸之於存養工夫朱子之以戒慎獨分動靜說不獨答季隨說而已己自章句而明白無疑矣末章亦孔之昭不媿屋漏子思之意已分動靜說以結首章動靜工夫之意而此下章句亦以慎獨戒慎分屬之揆之子思朱子之意元無參差似更無多少說也農巖講說世稱精到而亦以此爲兼動靜亦不可知也

伊川以楊子所謂修性爲不識性若以修道之修爲修爲之意則與修性之修無別且修道二字與道家所謂修道云者文字面目無以自別如何性與道俱是理也而楊子之修性體上修爲故爲病子思之修道修爲於用上故爲十分道理此不可不知也道家雖有修道之語其鍊氣之法謂之修道與中庸修道自別聖人之道循天理故修爲於云爲之不合則者以循於天理老莊以下皆主氣爲道此所



以為異端也

心與性本二而一故自古經傳與程朱之論或有合言之者或有單言之者蓋理氣相離不得有似一物而其本則理自理氣自氣故也栗谷說亦然以心謂氣則是單以氣言之即朱子心氣之精爽者也若人心道心圖說則合性與氣言之亦孟子仁人心者也不可以主合言者而廢單言也亦不可主其單言而廢其合言也或單或合宜隨所當而言之今以合理氣言者為晚季定論則單指氣言者其可以非定論而棄之耶

栗谷說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一段明白痛快韓公百謙四七說則論栗谷此說以為此則理只為前所以然之故而於後所當然之則脈絡不通云云栗翁若論理之全體大用而不及於所當然之則則誠為不備此則論四七人道而對退溪理發之說故只言其所以發之故而不及於所當然之則未見其為病也

韓久菴說不但不知栗谷說之本意亦不知理氣之元不相離者而言也蓋栗谷之意以為理氣之為體段氣則造作運用而理則只是因此氣發用而已故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理氣之發也其發之者氣之爲也其所以發之者理云爾氣不發則理在氣未發上而理亦不發氣發則理亦著見於氣發上氣之發後則當然之則流行於氣上即理之用也栗翁豈不知此而不言當然之則耶來說此對退溪理發之說言故云云者誠然誠然矣久菴之以栗翁之不言當然謂之脉絡不通者可謂全不識栗翁也第其七情爲人心四端爲道心者牛溪亦如此說於韓公何可咎也栗翁之前東儒論理氣者皆不免聽瑩於退牛諸說一經栗翁之後此等議論更無他說栗翁之有功於後學者豈不大哉

答金受輔

帶柱 ○ 癸未

問解冠禮條只有加冠之答而無服色之答未知何服爲宜耶

草廬之問只舉三加何冠云故先生亦只以三加之冠答之蓋幅巾與平定巾不行於世先生以程冠儒巾云云平定巾 皇朝太祖所製而與襴衫同爲太學儒生冠服丘氏儀節以平定巾爲襴衫之冠者以此也老峯閔公因寒水先生之言購其制而出來今襴衫平定巾之制皆自此而傳矣三加冠服旣通世之所共用依家禮初加用淡衣幅巾再加用帽子阜



衫三加用幘頭襪衫宜矣幘頭之制詳於朱子大全君臣服議可考而知也平定巾亦從周之義用之亦可帽子即今之笠子輯覽圖可考今俗新冠者必以草笠亦無不可阜衫黑色衫子即今道袍古之衫子以青袍代黑袍亦可士冠禮雖言玄端服而朱子既已酌古通今著爲家禮則當用家禮制度不傳之玄端服言之何爲

答李興五

翼明 別紙 丁卯

高允事前日鄙說云云全不記起未知遺辭何如而第以目下所示者言之劉氏之論高允者似太密其

疑斥作史者亦似太過矣允之貞忠直截誠是欽尙處朱子所以特取而載之小學矣言語之間雖有未盡善者只可見其貞直之操而已不可謂史筆之不能直書也况庶幾見原四字義亦有在允之告黑子者既專以直道戒之而黑子之問本出於死生禍福故允之意以爲直道之行猶有可生之理本罪之外又添欺君之罪則尤無可生之道云觀於聖人言語教戒之際亦多以禍福言之允之言元非計較利害只爲免死之意顧何歉於義理哉於此而平說道理無以辭害義則初無致疑於作史者之用意矣凡看



厚溪集卷之二十七  
文之法只當按文而論其義理而已若不信本文而必求別義理於本文之外則恐歸穿鑿且初無可證之說則何據而知史筆之不直耶小學古註本多細瑣者栗翁汰整而爲今見行註說今本無此劉氏說栗翁之刪去想亦有意矣商之

答李興五

己巳

自天地開闢之初觀之人與禽獸無父母雌雄而始生焉草木無根無種而始出者是氣之化生也既有男女有雄雌有根有種之後形交氣感次次化生者是形化也蓋太極圖自第一圈無極而太極者說下

來則次次說陽動陰靜五行之生以至氣化形化者實從開闢初言之也朱子註說外不可以他說解之矣然形交以後亦莫非氣感而化之也所示程朱徐黃等說未知必與圖說註牴牾也更商之

健順五常物亦有焉虎仁蜂義先儒已言而又其同類相愛子母相親是仁避凶趨吉依主背人是義得食相讓是禮鳴必應時是智推之他物莫不皆然則亦見其全不見其偏也雖然人性與物性大有不相同者物之仁義禮智僅各明一二路而已其推去不通處終不得通若人則仁極其全體



自親親長長而推及於一草一木義極其全體自  
敬親敬長而推及於至微至細禮智亦然故人之  
與物不啻懸絕也人極其全物極其偏人極其通  
物極其塞未知如何

此辨人物性偏全之說而極明快矣第彼主人物性  
同之說者非不知此而每曰惟此偏全因氣之有偏  
全故性亦有偏全也此所以謂氣質之性也若本然  
之性則只指元初所賦之理之同者謂之人物之性  
所同也蓋不知性字之義而然也性即理也者實就  
形氣上單指所賦之理而言也以其理之各具於形

氣之中故別其名而為性也以其性而原其實則理  
故又曰即理也此一物而隨所處而異稱也所謂本  
然之性氣質之性雖有單言兼言之異既曰性則已  
是在形氣者言其本然之單言者亦隨其所在而不  
嫌於各異也在天之元亨利貞在人之人義禮智莫  
非本然而氣上標名則亦各不同虎狼之性只言仁  
蜂蟻之性只言義人之性則言其全實不可謂之同  
也彼之言窮則至以四德五常亦歸之氣質之性直  
以一原之初為本然之性誠難與之語矣

心性之論近甚多端或云單言心則氣而純清純粹



聖凡無異或言心合理氣而言也不可單以氣言心  
今盛說以心爲氣之精英而清濁之萬殊人人不同  
可以破二說之非矣至論明德則曰主性而觀其心  
則心爲至善之物天下明德之所同也主心而觀其  
性則性有偏全參差之別此乃明德之所不同也其  
論心性之同不同則誠然而以此而論明德則未知  
其恰當蓋心是一身所稟之氣之精爽而虛靈又是  
精爽上光明處也精爽雖有清濁之別而虛靈則皆  
同以此虛靈而合性言之故曰明德明德之稱只謂  
其明底德則初不以善惡相干而言也然明德之本

體則性之明者而以虛靈底氣之清濁有拘故人欲  
於是生焉有時而昏蔽學者必治其氣質去其人欲  
而以爲明德之復明似不但以一理字該明德之體  
段也盛論以爲萬物之氣卽天地之氣也天地之氣  
豈有不善者乎雖以禽獸草木言之其氣稟本未嘗  
不善况人爲萬物之靈乎此則人與禽獸不獨理同  
氣亦同善矣與上心爲氣之精英而清濁萬殊人人  
不同云者太相反何也無乃語病耶至言氣則已自  
天地之氣不齊稟其氣之正通者爲人偏塞者爲物  
正通偏塞之各異不啻霄壤而正通之中其清濁粹



駁又萬不齊則氣之不齊氣之本來色相何可謂人  
物之氣本皆純善耶此則似全不是更商之

所論人心道心其意大體皆同而如人心道心俱是  
已發道心善一邊人心兼善惡四端指道心七情人  
心道心之總稱等語皆得之矣第人心道心莫非從  
此心所發而其所以異其稱者只以始發之際或為  
義理而發或為形氣而發故也其發雖由於形氣而  
必合於義理然後能善此人心之聽命於道心者也  
其發雖由於義理而若或人欲害之則亦不無過不  
及之失此天理之不勝人欲者也然人心雖聽命於

道心而能善此人心之善也不可喚做道心也道心  
雖因形氣之掎而有或不中節者此道心之有過不  
及也亦不可喚做人心也盛說所引諸說以此意參  
看似不難於區處也

答趙士仰 嵩鎮○字也

喪人禫祀冠帶變為黻而身有期功之服則當持  
黻制否

祥禫即漸變之節也禫之黻制亦喪服也雖有期功  
之服三月之內當持此黻制矣心喪之黻制心自喪  
也黻非服也晷功之服亦重不可不服也



答趙士民

鎮邦

小記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季者則必爲之再祭如無大功則總小功者不得主再祭耶

亾人之大功親即亾人之從兄弟也無他主喪之人則禮當主之其於再從三從之親若是宗子而與之同居則同是高祖之後孫何不可主喪也

註主人飯時自尸東由足而西疏說相違可疑主人執箱入至尸東執事受珠箱由尸南而西以口實不由足也主人則因由尸足而西家禮本文與疏說不相違也

立喪主下云長子主饋奠同居尊親主賓客禮而爲母喪殷奠殷祭朱子引奔喪父在父爲主之說子主饋奠似未安且殷奠祭既重不可無主婦而父爲主則無主婦此實可疑

凡喪長子爲主人或長子死則長孫承重主喪事禮之當然而或父生而子亾或孫亾則其父主之父之父存則其父之父亦主之此大一統之義也妻子之喪父雖主之上食等節不可皆參使其子主之若殷奠或祝文之祭則不得其父主之禮妻子之喪異於宗祀何用主婦之禮也



答閔華甫

百榮○壬甲

自虞至禫則先斂主而後辭神吉祭以後則先辭神而後納主未詳其義

喪中禮多變於常時吉禮此二節之不同亦以吉凶異耶

題主實職贈職何先何後

宋時文字先實職而後贈職我東文字先贈職而後實職或者謂贈職係是持恩當先書此亦不必然生時職名莫非恩除有何輕重之可言以事理言以先後書之勢順但國俗皆先書贈職至於科場密封先

書行職者以違格拔去可笑

答尹欽卿

景勳○庚午

程子曰性即理也○告子集註曰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又曰告子不知性之為理

程朱之此言性皆指本然之性也朱子論性即理一句曰千古無人敢道如此又於集註專以理言性蓋自荀楊以後或全以氣言性或雜氣言性故有性惡善惡混三品等說紛然於世者千有餘年至程子而後始發得出性即理一句始明思孟言性之本旨朱子無人敢道之稱豈不然哉蓋本然之性實指人與



物賦形之初受天命所與之理以成者也此中庸章句所謂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者也性字是從心從生則元來在氣之理而所謂本然之性各就其氣質上單指此理之稱者也然人與物形氣別異則所受之理亦絕不同而單指之性固不無偏全之異若直以性卽理也之語而認爲人物之本性全無偏全則此不察程子本意而反自誤耳真所謂金屑雖貴入眼則翳者也此不可不知也

程子釋天命之謂性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朱子答黃商伯書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

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

二先生豈不知命與性之同一理也而以命屬之天以性屬之物其爲煞有界分可知也蓋命者指天之以此理賦與萬物者言性者指萬物因形氣之成而各受此理以生者言朱子所謂一原理同者是指人物未生之前則當屬之天命所謂異體理不同者是指人物賦形之後則當屬之物性以本然之性將屬未生前天命之初耶將屬賦形後成性之時耶於此審察本然之性可知其有所屬處矣今之論性者以



屏溪集卷之二十七  
本然之性謂天命一原之理以形氣生成之性歸之於氣質之性其果成義理否

朱子曰程子說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爲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

朱子既稱程子性卽理也之語而至於分別性理則其不肯一毫混淪明白的確如此其以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云者而指此纔說性之性謂非本然之性耶此云性之本體則指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之理也先儒亦云程子此端便已不是性之性卽指理字也以此參看朱子說尤分明矣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太極圖說曰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中庸章句曰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又曰各循其性之自然

語類朱子又論各得所賦之理而曰馬之性健牛之性順虎狼之性仁蜂蟻之性義云云蓋言其各稟其性之意也易以下諸說各字皆一意也性字皆形氣上言故雖單言其性而其不同如此此以其異體上



言則理絕不同者也豈可以易象各正之性圖說各一之性章句各得各循之性各自不同而謂非本然之性耶

明道先生曰循性者馬則爲馬底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底性又不做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朱子論循性之道曰循人之性則爲人之道循牛馬之性則爲牛馬之道若不循其性使馬耕而牛馳則失其性非牛馬之道矣○又曰天命之性是就人身中不雜氣稟而專言理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道不去

以朱子便說率性之道不去之語觀之率性之性明是本然者可知而明道與朱子牛馬之性云云皆是說率性之道則其言本然之性馬與牛之不同如此人物之性不同亦可較然矣後人何故言本然之性則必謂人與物之皆同也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大學或問曰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惟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爲最貴○孟子犬牛人三性下集註謂性者所得於天之理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



性然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以全哉此人  
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又曰不知  
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語類曰仁  
義禮智之粹然物則無之

或問其性最貴之語本出於孝經而孔子既以天地  
之性言之則此性字明是本然之性而與一原理同  
對待言之其以本然之性與一原之理所指之不同  
明白如此且謂人性之萬物中最貴則人物本然之  
性之不同亦如此至於犬牛人三性之不同則尤大  
較著其曰性者天之理又曰仁義禮智云則其言本

然之性無疑而至曰豈物之所得以全又曰人與物  
異又曰物則無之甚矣朱先生於人物性不同者屢  
書而不一書為後覺之地若是之深切也

朱子曰四德氣上標名○北溪陳氏曰元亨利  
貞就氣上論也○論語性相近註曰此所謂性  
兼氣質而言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

北溪陳氏曰理是泛言天地間公共之理性是在我  
之理栗谷先生曰理在氣中者謂之性若不在氣中  
則當謂之理不當謂之性也但單指其理而言則本  
然之性尤菴先生答朴景初書曰性固在於氣中然



屏溪集 卷之二十一  
聖賢言性皆不雜乎氣而單言其理今高明必兼氣而言太無分別病敗疊出蓋朱子及陳氏之氣上言之者與上所言諸說皆不離氣言之之意也後人以氣上言者必以兼氣看以不離氣言者必以雜氣看誠不知在氣兼氣之別不離氣不雜氣之辨而汨董看去以理在氣上不離氣言性則必與兼氣雜氣者攷歸之於氣質之性若其本然之性則推上一層尊之於朱子所謂人物未生時天命之科此所以名位之乖當義理之舛差也栗尤兩先生之言亦可以發明在氣之理爲本然之性之義矣元亨利貞是在天之木火金水上標名故一理字分爲四德在人之仁義禮智亦就人之心氣木火金水靈昭處言之故一性字亦分爲五常既是因氣而標名故仁不得爲義禮不得爲智一性之中亦不得爲混稱則豈於物性偏塞之上其可以混稱耶今若以天命一原依朱子未生時之語只謂之理以本然之性依朱子氣上標名之義以人物稟生後單指理者言以氣質之性依朱子兼氣質言而雜氣後有善惡者看之則恐不失信師言之義而終或寡過矣不必務爲高妙神奇之說而不免於無稽之歸矣



以上七條先引程朱諸先生論性命理氣之說以為辨欽卿書之張本以下五條辨欽卿別紙

性理初無異同在天之理即在人之性也在人之性即在天之理也今日言理則天下之物物無不同言性則人與物各異是所謂性果非在天之理乎若曰在天之理則又何有人物之各異也萬物各受天理為性則就各具上指其性言之何莫非天命所賦之理耶然其言人物之性之不同者非以人之性天理也物之性非天理云也雖人與物同

受天理為性而以氣之偏全而性亦有偏全云耳朱子答徐子融書曰惟人心最靈故能全此四德物則氣偏駁固有所不能全又答余方叔書曰人為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又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民之秉彝這便是異處方自別於禽獸不可道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與自家一般勉齋曰仁義禮智特因人心而立名以上所證程朱諸說已多人物性偏全之不同者而今以朱子勉齋說見之其偏全之不同一言可辨何必盡棄程朱諸說而膠固於舊見耶性非不是理而因氣而標名故不能不



異不必以萬物之性汗漫言之也只以健順五常言之亦可見矣陽之性健陰之性順木之性仁金之性義而健與順不同仁與義不同者以其氣之各異故也亦豈以健順仁義之各異其稱而謂非本然之性耶犬牛人之氣既絕不同故以其所受而言之理亦絕不同正朱子所謂異體之理絕不同也於此打破則許多異同之論不難辨矣

下教以天地公共者謂之理以物物各得於形氣者謂之性人之性果得於形氣者耶性有本然氣質之異本然者專主理言也氣質者兼理與氣言

也故先儒論氣質之性必曰此性之墮在氣質者又曰不離乎形氣而未聞以本然之性得之於形氣也既曰性即理天下寧有有氣而後有理耶此溪之以公共者謂之理以各得者謂之性不但其性理之別語甚分曉實與程子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朱子人物未生之時只可謂之理未可謂之性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中者腦合無欠鄙故引用陳說非一再矣至於栗翁所謂理在氣中者謂之性若不在氣中則當謂之理不當謂之性者尤甚明白何不於此等處諦察也今夫理之



為物非有離氣而獨立者也然以字義言之其指而稱之者非就氣上言也只以理之體段而言也言性則其字義本指貼着在形氣上之理而名之也健順仁義亦各就陰陽木金之理而名之也若以性與健順仁義而言之則皆莫非理也論其所以得名則其面勢體段各有不同豈可以性即理之語而全無區別耶性之得於形氣云者蓋以性者實因形氣而得名也觀於朱子之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與理墮在形氣中等語則可知氣質之性以兼氣質言者果見於性相近集註此兼字與在字不離等語意大不同只

以墮在形氣與不離形氣者謂之氣質之性者孤陋未敢知也抑以性之在氣與不離氣者而以此性兼此氣則為氣質之性云故不知就氣上單言性與兼氣言性者有別而混淪言之耶有氣而後有理此亦朱子說也朱子以為若論本原則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蓋隨地頭而言主客先後實無害於互相發明也且如上所云氣以成形理亦賦焉理墮在形氣中云者亦莫非此意也  
在人在物皆具此理此所謂天命之性而朱子所謂一原理同正指此也今以一原之理謂不屬我



而置之本然之上然則理果在人物之外而懸空獨立底物也所謂本然者又覓於何處也蓋先生本意以一原爲人物未生之前而一原異體分作兩節苟如是朱子所謂理同而氣異者是在無物之前矣既無是物則所謂氣異者指何而言耶謂之氣異則其爲人物已生之後可知既爲人物已生之後則一原之爲人物同得之理亦可知也何故捨此一原以爲懸空底物而反以萬物異體理絕不同者謂之本然之性乎所謂體者形體之體也形體各異氣有偏全則理亦隨而有偏全在人

在物絕不相同此所謂氣質之性也與成性之性煞有分別而今却以是當之溪所未解也

近來論命性者全昧程朱命性分屬之別只作一圈中物盛見亦不免此朱子一原理同正指天命也若性則是異體上理絕不同者也今以命與性俱屬之一原理同以氣質之性全屬之異體之理則實非朱子之意也既曰性即理也摠以論之人物本然之性莫非一原之理而以命與性對待言則天命是理之本初當屬之一原性是此理之墮在形氣者當屬之異體之理體既各異故理亦絕不同也雖絕不同皆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是一原之理以一本萬殊言之一本者天命也萬殊者萬物之性也太極言之統體太極者天命也各具太極者萬物之性也然則物物之性雖萬其殊其實則一本之理也形形色色雖萬各具其實則統體之太極也豈可以其殊其各而謂非本體之理耶且就人分上言之所賦在我之性即我之一原也一本也統體太極也其流行於日用事爲之上者即此性之用則亦如異體之理也萬殊之理也各具之太極也如是活看何有碍處一原異體之說本出朱子而朱子既自以天命屬之未生前以性謂墮在形氣中

則是屬之異體之理也後人何敢不分兩節看也理同氣異者直從理氣原本只指理則同而氣則異之體段以爲理之體段如此氣之體段如此而已云也如以物之先後離氣懸空等語爲疑則殊非立言之本意也且以異體之理爲氣質之性者見於何書若非朱子之說而出於左右手分則不敢信也成性之性各正性命之性各循其性之性皆人物異體上各受天理而爲性者而單指其理也同一本然之性非有所分別也

且既曰性字氣上標名又曰此本非兼氣言性之



厚溪集卷之二十七  
本然只是渾然一理不可帶氣而言亦明矣而今  
以爲氣上標名則是不離於氣也既不離於氣而  
又謂之非兼氣言者何也

此亦在氣兼氣二者不能分看之故也今言理者泛  
說也性者理之墮在形氣中言也此正栗谷所謂若  
不在氣則當謂之理不當謂之性者也若本然之性  
云者就形氣上單言其理之稱也氣質之性者兼此  
氣質而有善惡之稱也今并與在氣者而同歸之於  
兼氣質之性先賢許多論性者其將一掃而棄之耶  
元亨利貞之理同一理也而理之在春木上則標名

爲元理之在夏火上則標名爲亨理之在秋金冬水  
上則標名爲利爲貞若無春夏秋冬之四氣則初何  
有元亨利貞之名耶由此觀之仁義禮智同是一性  
而亦因人心木火金水之氣而標名者也朱子言四  
德氣上標名者的是四德之所以名也左右何以勒  
歸之於兼氣之科耶朱子論太極本體而曰非有以  
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者也太極之不離陰  
陽而與四德之氣上標名者同例而亦謂之雜氣言  
之耶若於天命物性之際不能分開說則無以言一  
原異體之義在氣兼氣之間不能分曉看則無以論



本然氣質之性矣須要着眼看也

大抵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物各得其所賦之理為健順五常之性則性與理只是一串貫來而竊窺先生之意言理言性必齊頭并立若二物相對者然淡所未安且性本是理人物未嘗不同而下教必欲人物之各異故執他性字不全屬之理而曰氣上標名曰得於形氣者謂之性一性之內理氣交雜所以說得本然者似歸於氣質之性盛說特因中庸章句為說鄙亦以章句言之章句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今既

氣以成形則人則成人之形牛馬則成牛馬之形鳶魚則成鳶魚之形而物物各成物物之形此所謂異體者也有形則各受天命之理在其中即理亦賦焉者也各得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者也語類朱子論此而曰牛之性順馬之性健虎狼之性仁蜂蟻之性義即是健順五常之性但稟得來少不似人稟得來全耳蓋所稟之性惟人能得其全物各得一偏故人得所賦之理以為仁義禮智之性牛得所賦之理為耕之性馬得所賦之理為馳之性鳶魚得所賦之理為飛躍之性以至率性之為道則人



率仁義禮智之性爲愛敬宜別之道牛率耕之性爲耕之道馬率馳之性爲馳之道鳶魚率飛躍之性爲飛躍之道此乃各循其性之自然而各有當行之路者也今不知朱子各得各循各有之三各字同一義意以各得之各字謂人物各具得健順五常之德若以天命之性謂有偏全則輒大驚小怪撥歸之於氣質之性試以物各具仁義禮智之性推說去之牛率仁義禮智之性而爲耕之道馬率仁義禮智之性而爲馳之道鳶魚率仁義禮智之性爲飛躍之道也其果成說乎以性與道言之性者道之體道者性之用

今性不能該其道道不能循其性亦可謂成道理否以鄙說謂性理之齊頭并立若二物相對者然未知何語爲齊頭并立何語爲二物相對耶未可知也且謂鄙說以性字不全屬理此全非實狀鄙說每引性卽理一句語以本然之性謂心氣上單言之理也仁義禮智謂心氣之木火金水上標名之理也皆得於孔子各正性命之意而以及於程朱諸說不敢以一毫自己私見參錯其間以犯不韙之罪矣若以性字不涉於心氣則一理字足矣何必別稱爲性也仁義禮智不就木火金水上標名則一性字足矣何必以



屏溪集 卷之二十一  
仁義禮智多少名稱也以氣上之單言理者謂之理  
氣之交雜者恐看文字不審幸更月着眼也

答李景稷

周翼○戊辰

示諭諸段悉之朱子與學者論義理精微處必戒之  
曰且就日用緊切處做工夫此言正有味如此等義  
理甚微奧難見雖或彷彿於影狀亦難明白說出雖  
說得十分亭當無反身而誠者干我何事况平日無  
體驗之實終無有真知之理耶此不可不先講究也  
第未發已發者氣也天命之性即其氣中所賦之理  
也人之生也此氣此理一時俱稟得來元無先後無

離合但人之指而言者或先而或後或離而或合之  
也蓋必如此然後道理明盡故也先賢論理文字必  
識其本意而看下可無泥滯之患不然而於先後離  
合之說拘於一義千言萬語皆欲以此律之則將觸  
處不通此學者之大忌也子思言天命之性孟子言  
性善思孟非不知此性之賦於氣者而子思則只言  
其性即天理也孟子只言性是天理故純善云云直  
就人物稟氣中拈出所賦之性單言之荀楊輩兼氣  
言性者便自脫空而兩聖爲後學慮者其功至大矣  
來示真氏語蓋謂心之未發氣不用事故此性不之



屏溪集卷之二十七  
喜不之怒而渾然而已云此正不失中庸之意也然  
朱子謂喜怒哀樂未發時所謂氣質之性亦在其中  
蓋此氣雖未發而非離於性而別置也以渾然之性  
合此未發之氣而言則亦氣質之性也特子思單言  
性朱子合氣而言故其言異耳究其實則義無加損  
矣何必已發後方可言氣質之性耶但性本純善雖  
發亦似無惡而人之性發不能無善惡之相雜世之  
言性者一是皆迷於此多疑此性之元自不純爲此  
發後善惡之種子故程張特發揮出氣質之性之名  
號其意以爲所稟之氣自非上聖之資必有清濁之

相雜故濁氣之發此性之乘載而發見者或至於惡  
其發後之或善或惡實氣質之爲云也然無論未發  
已發單言性則本然之性也兼言氣則氣質之性也  
明乎此程張朱子之說皆通大抵朱子則推子思程  
張言外之意也宜叟商之大黃寒附子熱水之寒火  
之熱朱子既屬本然則醋酸蜜甘之各自爲本性何  
以異此軀殼百骸莫非五行之氣也全吾一身之氣  
之精爽該貯於方寸之間者是謂之心也此其氣之  
精爽也自能靈昭知覺不昧有氣則有理故靈昭所  
具之理卽所謂仁義禮智也此心性之大體也肝腎



脾肺非無肝腎脾肺之氣亦非無肝腎脾肺之理而仁義禮智之必言於心者心之氣即五氣之精爽而獨能靈昭非如肝腎脾肺之氣之局於一偏故五性之必該於此心也人既稟得天地正通之氣心又此氣之精爽故雖能如是靈昭而氣之不齊氣之本來色相耳正通之中清濁粹駁既多相雜而其爲精爽亦其相雜者之爲也故單言氣論心則雖有清濁之人各不同若言虛靈則非是舉此心全體而言之也只言其能虛靈而已初不論分數優劣也但虛靈底氣如彼不同及其虛靈之則聖凡各異比如視聽底

氣不同故及其視聽之則視聽之明聰各自有異然目則皆視耳則皆聽天下之耳目莫不視聽人之心皆同有虛靈實同於此也明者可以辨之矣是雖虛靈之皆同而不可言其氣之稟亦皆純一也又不可以其氣之各異而虛靈之亦不同也其真緊着眼處也幸極意鑽研如可要僕則毋難俯示

答李景穆

辛未

以亾母題主既有朱子定論更何疑妾母禮雖不世祭亦有祔於妾祖姑之文以子某奉祀題主似可孝字則宜不敢用矣商之



三代之法制沿革固不可詳而意者文王之治岐則法制未及全備關市澤梁無所賦至周公則天下一統而成一王之制故始有所賦耶朱子謂周禮恐周公立此法却不曾行得盡未知周公果行此法而雖行之必所賦者少而人不至怨及周之衰列國皆以富强相尚所賦者重民不堪其苦孟子爲救其弊而直從文王之不征而言之而已文王周公則自各有規模義意不可以戰國之賦重斲生致疑於文王周公立法之異同也如何

答李景稷

乙亥

答洪夢瑞

相龜 癸酉

曩蹟青日書傳自巖頭越數歲阻想之極心欣然疾披滾讀二紙屢百言寄意鄭重娓娓已深感媿而至於大本源頭上下論說明詳周備令人意灑灑如豁昏蒙也頃歲蒙枉顧略承晤言得之矚睫固知其精通敏妙而時文之惡緣未了猶患其妨工誠未料義理分上見得極通透說得無滲漏乃至於此也况與鄙意一一相符合不啻若自其口出固知足下曾不見鄙人文字矣何其言之一如鄙說也古人每俟後世之子雲堯夫而僕何幸得之今日耶自幸吾道之



不孤也別紙諸條無容改評而字句語意間不無可論或有筆誤者更將小幅仰答未知覽之以爲如何第有一言今觀高明之說其所知見不可謂不明矣然做時不如說時古今人通患其收心養性之工與所知見者分數何居橫渠謂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此大學毋自欺事而中庸三達德成就之效多在於勇上學庸之緊要工夫無過於此須知輪翼之不可廢一勉焉而兩進之則正區區之望也

栗谷先生虛靈云云謹悉之矣大學章句虛靈則明德主性言一味純善故其言虛靈只指心之光明不昧處以爲明字張本而已未暇說優劣若汎言虛靈專屬氣言豈可無分數之別耶血氣含生莫不有虛靈而禽獸之虛靈何可與人同衆人濁氣之虛靈與聖人清氣之虛靈亦何可同也栗翁虛靈優劣之說正打破釋氏靈覺爲性之說十分盡到今日心純善之說者正好猛省也

其心三月不違仁云則以心與仁對待說也對待說則心以氣仁以理言者已自明白只言三月不違則三月之後違於仁可知違於仁則其氣猶有渣滓之未盡化者與夫子不踰矩之心不能無別也心氣之



厚溪集 卷之二十七  
不齊在孔孟猶然况聖凡之間乎顏子心地不可謂血氣人欲一例拘蔽而第其所以拘蔽者亦有淺深其有違於仁則不可謂純於天理也不能純於天理者豈非血氣人欲猶有些拘蔽而然也其謂顏氏子有不善者亦以此也觀於栗翁答牛溪書論顏子一毫未盡云云者可詳

來說亦得之但專指以下三指三性字爲作三截言性耶蓋在天爲理者卽一原之理同也在物爲性者卽異體之理不同也天命性之性亦成形上所賦之性則無論本然偏全皆從異體後言之也今於氣局

上不雜其氣而言則隨其位分雖有偏全之各異此只是單指其理者故曰本然之性也論性只是本然氣質兩道而已此亦非二性以其單言與兼指而有兩稱也偏全卽本然也豈可別作一層截也盛說非不知此意而起頭文勢似以本然偏全層節言者然未知意果如何也

程張所言生之性與告子言性異者看得好而最下程子二段說足破三性謂氣質性之誤矣裏面義理不須深究告子旣主氣言性孟子辨析其謬而又主氣言之云者此已不成事理况朱子集註以仁義禮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智爲人物偏全之性而釋之若以仁義禮智并驅之於氣質之性則已不然復何足辨也

盛說誠是天命之性性字程子謂物所受之性朱子亦謂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蓋性字從心從生不論本然氣質言性則已屬在形氣後而今之說者必以本然之性推而上之爲一原理同以氣質之性直爲異體不同之理不但大悖於程朱論性之義其所謂本然之性必先說在人物未生之前所謂氣質之性不待兼氣而與單言之率性等性同其位置此不知形氣上單言與兼言形氣之異而不復辨義理之若是

錯謬真可歎也

來說鄙人曾與克念說者意一般水逐方圓器者栗翁論性詩也今此水器之譬諭皆合實理而亦不失於先生本意矣讀之不覺灑然

中庸章句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語類問人具五行物只得一行否曰物亦具有五行又曰物各具五行之理以此數語而觀之雖塵芥之微昆蟲之賤何嘗有不稟五行之氣而能成形質者哉有是氣則有是氣之理凡物之形形形色其各稟五氣而具五理者明矣第二五生生萬品流形獨聖人首出庶物



所稟五氣至清至粹十分均停無氣稟物欲之拘蔽而從心所欲惟性之行衆人亦稟得五行正通之氣而其氣之精爽爲心雖不無多寡清濁之不齊惟其靈明神活故其所具之理皆能全仁義禮智之性則與聖人同至於禽獸草木莫不稟五行之氣與理但朱子以爲仁義禮智之粹然人與物異也又曰物則稟得來少不如人之稟得全蓋物之所稟多者偏多寡者偏寡以木言則金水火土之氣偏寡木氣偏多而至發用專是木氣故只以木成名其理本非不具隨氣之偏而亦偏焉至其成性則只是木之一性金

水火土皆然以虎狼言則亦本具五氣五理而惟木氣一點子清明故其父子之性特類於人以仁稱之蜂蟻之義豺獾之禮侯蟲之智睢鳩之信亦然又如雞犬之類皆能抱哺其雛知當食不當食之物推類而細究之其各有五理者明矣但不可以有此五理而稱其性謂仁義禮智也原天命賦與之初非天獨厚於人故與之粹然底理而特名之以仁義禮智也亦非獨薄於物故與之不粹然底理而不得以仁義禮智名之也只以物之所稟之氣或偏或塞不如人正通之氣故所受而爲性者異耳何獨物也近取人



一身而觀之尤可明曉人之耳目口鼻肝腎脾肺既各稟五行之氣則亦何嘗無五行之理然仁義禮智之稱元不屬於耳目口鼻肝腎脾肺之氣而必於此心靈昭上名之是以朱子於論語或問曰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其爲心也未發則具仁義禮智信之體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用此以人稟氣之秀而其心獨能靈昭故其性爲仁義禮智信之體用云非於禽獸草木偏塞氣上其理混稱之以仁義禮智信也其下朱子又引鄭康成之言以爲木之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爲惻隱金之神曰義則

宜之理也而其發爲羞惡云云勉齋釋此曰木金氣也神氣之靈也仁義理也蓋謂五行之氣之靈處之理仁義云卽上朱子所謂仁義禮智信爲人心之體之意也今夫鬼神者陰陽之靈此天之心也其理則爲春夏秋冬之理而天之性也聖人以元亨利貞名之人之一心百骸之精爽而靈明通澈萬理咸備其性最貴聖人亦以仁義禮智名之如禽獸草木至枯槁糞壤亦非無本然氣質之性而不但其不足稱也聖人不勝其各名之也惟虎狼之於仁蜂蟻之於義之類其特以仁義言者其因氣之稍通明處其所爲



性實不無彷彿於人性之一端聖人亦指此而言之  
以明此理之本同而已然朱子又謂豈如人之仁民  
愛物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哉虎仁蜂義之取義  
亦可知也今之論性者徒知程子性卽理也而理通  
天下一也不復察乎朱子粟谷性理分別之義又不  
識孟子同類者舉相似之訓而全昧仁義禮智之體  
段扛夯撥去可勝歎哉後之論性者不可不知盛說  
設辭爲問實知高明之意本不如是而只以遺辭者  
言之似若謂禽獸草木初不稟五行之氣則已不然  
而各能稟五氣具五理則亦可以言五常之性者然

此則千萬不是幸極商之

答洪夢瑞

甲戌

下教謂明德主性言妄意明德似當以心爲主蓋  
虛靈不昧明也具理應事德也三者闕一則不得  
爲明德而若其統性情而爲主宰者心也然則心  
統性情者明德而統之者當爲主也雖然若不具  
理應事則只可謂之明而不可謂之德也所貴者  
有是德也歸重者亦是德也下教中主字亦是歸  
重之意而非以性爲明德之主也未知然否

朱子釋天命之性性字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其先



言氣而後言理者非謂天命之性以氣為主也只性是氣上所稟之理故先言氣以明性之體段也今明德之德字性也非心也其曰明德者以此德之該於虛靈分上故雖先言虛靈非以虛靈為主也其義以此德字帶虛靈說來謂之明德也先文勢而後看義者非先儒之言乎試看明德之稱文勢所歸重其不在於德字乎文勢既如此明德之以德字為主者誠有意在也若以心為主則心者氣也本不無清濁粹駁之各自不同主此心而兼性情言則即所謂氣質之性豈可於粹然無疵的聖凡所同之明德混用氣

質性心為主之例耶章句以虛靈先言者實如天命之性所釋也天命之性通人物而言故泛言氣字明德只就人性上言故特以虛靈爲明字張本而言之也橫渠心統性情之說朱子雖稱最密而自其釋訓話則又不用焉者亦可見良工心獨苦之妙也後之讀此者一例以虛靈之先言而明德之心爲主也此皆心純善之說藉此爲售而自不覺乖於本旨也可勝嘆哉

下教謂大學章句虛靈則只指心之光明不昧處以爲明字張本而已未暇說優劣者誠爲的確之



教雖然相龜則妄謂虛靈優劣固不必攬論混說於明德體段而第若推本而言之氣稟本色得於有生之初氣質未變化之前宜若無一刻不在之時惟其精爽之光明不昧故爲能具理應事而其氣稟本色似當自在但其自在者既不用事則固無害於光明不昧具理應事者故指其靈昭上統性情一味純善者謂之明德而單指此處則聖凡當是無別也若只就其自在之本色而論之則聖凡合有優劣也但此所主而言者專在於一味純善聖凡所同之處而其不同處有所不暇及者故

曰本稟之優劣不必攬論於明德之體段也亦非直以明德謂有分數也未知如何

心者具五性而該七情泛言心則性情包焉單言心則氣也而是氣卽所稟軀殼血氣之精爽也人既稟天地正通之氣而又其精爽之所聚者謂之心故自然有光明而爲虛靈不昧所謂神明也靈昭也能知覺也能運用也皆指此處言今究其本色體段而言之其所稟正通之氣者本不無清濁粹駁之千萬各異而其爲精爽亦不過各其氣之精英故亦不得不千百等差此稟谷之謂虛靈亦有優劣者也然堯舜



與桀紂皆稟得正通之精英而爲心故其心之有虛靈則同愚每謂堯舜心上也自虛靈桀紂心上亦也自虛靈既有虛靈則皆能清明焉靈昭焉知覺焉運用焉故莫不具仁義禮智之體該愛惡敬別之用今只指仁義禮智之體而單言則予思天命之性孟子性善之性而程子所謂性即理也純善而無惡只指方寸所聚精英之氣而單言則孔子從心之心顏子不違之心而朱子所謂心氣之精爽也或純清純粹或清濁粹駁之相雜或全濁全駁也又若主是心而兼性言則程張以來氣質之性此善惡并焉主是性

而只帶性之坐地特稱其光明粹然之德則曰明德氣質之性與明德其兼理氣言則同所主而歸重言者本有主氣主理之別故實有兼善惡與純善之各異也今於朱子所稱張子心統性情之謂明德者其不以心性單言者較諸儒說最似精密而不善看則明德之與氣質之性將無分別此不可不知也盛說靈昭上統性情一味純善者謂之明德未知其然靈昭即虛靈不昧一般也程子謂濁非神耶濁氣既亦謂神則泛言靈昭豈獨無清濁之混言也若係濁氣靈昭上所統之性情不可一味純善也必主性而言



一切純善而爲明德體段也。更於此十分猛商也。或謂心之體段活化不測，雖衆人之心介然之頃，或能極清極粹，并與其本稟之不齊者而渾然俱化，無一些兒渣滓。此明德之所在而未發之體也。又於霎時之間，忽復昏昧，其氣稟本色依舊復生。云此說豈其然乎？竊念氣質之清濁粹駁，得於有生之初，苟非變化氣質，則固不可以隨時有無也。及既變化之後，則濁者爲清，駁者爲粹，而不可復爲濁駁。蓋心之體段雖有不齊，而但其不用事而已，豈可以不用事遂謂之無自在之本色乎？

或者之說以明德與未發時同一位分而言之者，不然。明德主性言，故無論體與用，其體段一切純善未發已發，心之爲也。主氣而言，不可與明德并論之矣。蓋上聖之心極清明純粹，未發已發無容言自顏子以下，所稟心氣既有清濁之多少，般數又因工夫淺深濁變駁化之亦有漸次，非今日之衆人氣質卒然變化，明日而爲聖人也。濁多者漸變而爲清，多清多者漸化而爲純，爲清濁時久者漸變而爲清，時久清時久者漸化而爲長時清矣。其能長時清則即上聖極清明純粹之心也。雖未能長時清而具有純清之



時則與天理沕然無間其或純清而未能長時純清者本稟氣質未盡變化旋復濁雜矣若其未盡變化則清濁之多少久速互相推斂何可無也第未及於長時純清而其能有純清之時則天理至是沕然無間者與不違仁一般所謂不違仁者心之氣純清純美承配粹然之仁出入動靜無一毫違貳也然則其不違仁與不踰矩同而但言其三月不違者爲其三月之後有少違於仁故也其所以有少違者雖能純清純美而本稟濁駁之相雜者猶未盡融化有時忽復自貳而不能不或違於仁矣此顏子不違仁時之

心比孔聖從心之心不能無少麤也非不違之時猶有些兒麤者伏藏一邊時以少違也只未能十分變化不得長時純清而然也至如諸子之日月至焉者持是心氣之純清而與仁不違者或一月而一次一日而一次也其日月而一至與三月而不違雖久速之有別其至之時與三月不違之時同者正如不違與不踰之同也盛意以濁者忽清清者復濁爲疑然其未盡變化之前理勢之自然如此也真不須疑之也勉齋之論未發曰氣不用事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愚於此說本不能無疑孔子謂其心三月不違仁則



以心與仁對待而言之也心不得如仁之粹然無疵則何得以與之不違也蓋心之氣活化無常忽如此忽如彼忽在此忽在彼此其尋常本色也以一時未發者言之其氣之湛一虛明朱子猶以為與聖人都一般此雖霎時之清湛亦不可謂本稟濁駁之相雜者於是而自在也况此氣之與仁不違之時豈渣滓之猶在耶本稟初雖相雜實係正通精爽故本能神變化動靜出入之際或濁而或清或相雜而或純清當自如此矣復何疑乎明德主性而言故本體純善不可與論於此也前段已詳言之此不復架疊

嘗見節要答徐子融書似若以周子所謂各一其性為氣質之性者究其義而不通願聞其義

各一其性云云各一是氣質而其性即太極也論氣質之性而言此則主各一而兼言此性也謂之氣質之性固可論本然之性而言此則主其性而單言太極也謂之本然之性亦可朱子說亦多有東西言者考近思釋疑此段則可詳矣第本註畢竟以五行一太極言之南軒又以仁義禮智言之則其歸宿實在於本然之性矣此書所論亦言本然之性只討在氣質上而氣質之性亦本本然之性之兼言於氣質者



云以下孔子成之者性各正性命等言見之豈專是言氣質之性耶須更商之

朱子曰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却不可以動靜分體用敢問其義

蓋自動靜分上而言則謂之靜為體動為用未為不可也自太極而言則太極為體動靜為用春夏秋冬而言之則固是秋冬為體春夏為用而若以四時對天道而言則天道為體四時均是用也太極與動靜分體用亦猶是也

以圖解言之以上一圈無極而太極與第二圈陰靜陽動分體用說以陰靜陽動分言則以陰靜為體陽動為用也此一段蓋字上下分言之上一截如圖解合一二圈分體用說下一截如圖解以陰靜陽動一圈而分體用也如此看義理周詳無欠

答朴成甫 九陽〇己巳

意者心之用事也非心外有別界分也心之有善惡者情也辨此善惡者知也知其有善惡而欲為善去惡者意也實此為善去惡之意而必為善必去惡者誠意也若能誠其意則其於正心工夫思過半矣然心之有將迎之病則猶自在也事物未至而心或迎



之事物已去而亦或將之此大學有所與不在之病也必敬以直之操而存之無所謂將迎之病然後是乃正心也此等心字固皆合理氣言意雖心之計較商量來者而其所以計較商量者性也意亦不可全屬氣言也更商之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八目錄

書

答李汝實

恒齋〇二

答李君執

東允〇三

答洪伯臣

相宗〇二

答成汝厚

鎮坤〇五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書

答李汝實

恒 韻 ○ 庚 辰

吉祭時並設正位五代而祭之極涉未安四代則連設於北壁而新主則隅設於東壁未知如何吉祭雖一時之祭并設正位五代似未安祭時新主位設於東邊如祔祭時祭訖五代祖遞遷後祠堂奉安則新主當入正龕矣

答李君執

東 九 ○ 甲 戌

生嫡長子見廟時主婦抱而再拜其不四拜何義



以嫡孫之見故再拜也

冠昏俱是吉禮身與父母與宗子有期以上喪者似不可冠婚而冠禮則言父母而不言身與宗子昏禮則言身及主婚者而不言父母何歟

昏禮不言父母昏嫁不可失時故以主婚者言之主昏有大小宗子以無故宗子可以推移行之故也父母若有暮喪則以宗子之無暮喪者依此主婚而行之似得之若父母有三年喪則雖以宗子主婚醮子見舅姑等禮皆不可行亦不可親迎於喪家父有三年喪者雖宗子主之終不可行尤翁以冠婚所云通

看可也可商之

易服註扱上衽謂插衣前襟之帶儀節男子去腰帶云云既去帶則插衣於帶云者何歟

雖去上服猶服淡衣等服未知其必去帶也以大記插上衽於前襟之帶聞喪註以號痛踐履爲妨之語觀之此實淡衣之帶也似不可以小帶言也儀節去腰帶之說未可知也

源流斬衰三季夫承重註退溪曰禮曾孫爲曾祖承重而祖母或母在則其祖母或母服重服妻不得承重云云



屏溪集卷之二十八  
退溪之論始雖如此其再答寒岡之書則曾孫承重  
祖母與母與妻皆當從服沙溪亦謂皆當服考問解  
可詳蓋孫或曾孫雖未承重而死其子或孫承重之  
日則其父與祖亦皆承重矣孫與曾孫與玄孫之妻  
皆以從夫服服斬無疑矣

五服無七月之服而殤服始有之何歟

朞季下殤三降則爲總麻大功下殤三降則無服爲  
此不忍別立七月大功也與期大功之殤中從上之  
意同矣

子於嫁母雖非爲父後者服杖期則與父在母喪

無間此甚可疑且於同母異父昆弟服以大功者  
反加於外祖父母之小功未知如何

母則父歿齊衰三年嫁母則雖父歿只服期此爲異  
耳生我之恩重雖義絕於父其服何以全輕耶同母  
昆弟同受母之一氣故亦當服大功云耶但家禮小  
功註旣明言同母昆弟之服楊氏之必言於大功章  
者何義不可知

聞罽易服時斬衰則固可以麻繩爲帶而齊衰亦  
可以麻繩爲帶耶

奔喪時繩帶卽麻絞帶之影子若母喪則似當別言



屏溪集卷之二十八  
而此無文者儻亦未及修整之故耶以成服麻布之  
別言之布小帶宜矣

平日將出必告祠堂朝祖時亦當有告辭歟

朝祖時以平日之儀言之似有告辭矣孝子雖不可  
告之服輕者口告之似得宜家內之喪禮無告廟之  
語而尤翁以爲告之似宜朝祖時告廟與此喪出時  
告廟同一義意况宗子則生纔三月既有告見之禮  
其死也豈不告廟其勒歸而朝祖也亦豈無告辭耶  
時祭設位妻以下於階下者何歟妻以下諸位皆  
在門外則終闕闔門之儀歟

妻以下設位於階下者似以主人立於階下之故而  
神道與生時不同雖設於堂上豈或未安耶設祭於  
階下甚不便且無闔門之節此本可疑未敢知也

或有幼則以小字題笏者亦或有宗子而改名者  
不爲改題豈非未安乎

雖幼穉若題主則當定名而題之不可以小字書之  
初或不審以小字題主則成長後告由改書笏題宜  
矣若改名則亦宜告事改題笏題祝文不可各異矣  
婦人無夫與子者死而夫黨無主喪者則兄弟及  
兄弟之子固當主之而何以爲之



屏溪集卷之二十八  
不但無夫與子夫黨無有服之親可以主其喪者則  
不得已親昆弟或宗姪主之之外無他靠焉親黨宗  
子或孫限期而主祭矣○此極變禮有甚難處者其  
喪撤几筵則不得不與其夫之主而合槨矣合槨則  
決不可同祔於妻之祖廟合槨之後其將置之何處  
埋之之外無他可據矣然其兄弟或姪在而埋主於  
地情理尤慘然

答李君執

以爲有人心道心以下對待雙說二者之間非只謂  
人心道心二者之間而已所謂察者正所以察夫人

心邪正道心過不及之際也前者鄙答云云蓋以此  
也不雜云者亦非只以人心道心爲不雜也邪正與  
中不中使之不雜也不雜二字既兼言人心道心則  
不離二字何獨不言人心也道心固察其過不及者  
去之而守其中則人心亦察其邪者而去之正者而  
守之也兩者皆得守本心之正也但不雜者多在入  
心邊不離者重在道心邊雖皆得守其正而道心義  
理之心故以此爲主人心每患易流故使聽命於道  
心也如此則文勢義理齊整無欠闕矣若以爲道心  
本自中正只以人心爲之不善而每聽命焉則此道



心天理人心人欲之說也非程朱晚季定論也來論大體得之至於若以人心之善者以下尤明曉

不言禮智而言中正何歟竊意圖本於易而易不曰仁義禮智而曰仁義中正故然歟朱子言禮有中不中智有正不正周子所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者其此義歟然則仁義不兼善惡而禮智獨兼善惡乎

圖說之以禮智為中正出於易者然矣而其以禮智為中正者當以朱子說為正義矣其禮之有中不中智之有正不正者從禮智之用上言也朱子論孟子

惻隱羞惡而曰惻隱有當惻隱不當惻隱羞惡亦有當羞惡不當羞惡仁義亦以用處言之豈無過不及者而禮智之非中正者類多故其變禮智而特言中正者以此耶

答李君執 丙子

按圖說三言無極四言太極未嘗言其不同而說解曰無極之妙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又曰渾然全體之妙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若以各具太極謂不同則是萬物既生之後不得具太極全體而分殊中不可見理一者矣分殊中既不可見理



一則統體太極豈不隔在於懸空之地歟然則說解豈可以渾然全體之妙謂各具於一物之中乎若以無極之妙渾然全體云者歸之統體而於各具二字上可求不同則是太極有偏全之不同而濂溪晦翁何嘗於太極上分別偏全而言之耶太極雖非性外之物而曰性曰太極之際自有命義之殊則似不可混看而無別也

太極上分別偏全之疑正好一下大故講明高明之問真是揀得可疑難底問也蓋太極是一箇理也只贊歎這極純極美者而別稱之也其實太極與理非異物太極即理也理即太極也理有體用從古論理者或曰一本萬殊一本者指理之本體也萬殊者指理之用之散在萬物而各殊者也或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觀萬物之異體則理絕不同其同者體也

不同者用也此皆原於子思費隱之說費隱亦理而隱是體費是用也理本非離形氣懸空底物而其曰體則不犯形氣只指其沖漠無朕之本體而言故謂之一本而同也其曰用則此箇本體行乎形而下者言故隨形氣之萬殊而謂之絕不同也太極即理也則太極之有體用可知也既有體用則其用之不同



屏溪集卷之二十八  
亦不難知圖說主太極全體之理而言故雖不著見  
偏全字而其言用之不同則亦大煞明白不同則偏  
全自包在耳首節無極而太極實言太極本體而第  
二節太極動靜以下至萬物生生皆太極之用也莫  
非陰陽五行異體上各具之太極也豈不爲絕不同  
耶

答洪伯臣

相京○庚午

萬物之理初未嘗不同而既各因形氣而爲性則  
人物之性各自不同以此言之言理則同而語性  
則異中庸二十二章章句曰人物之性亦我之性

此則人物同一性之意也

物之性亦我之性云則左右之疑固也不獨此也語  
類曰盡人性盡物性性只是一般又曰天命之性通  
天下一性近來人物性同之論皆舉此等說爲證矣  
蓋此等性字皆以性之一原理同處而言之也程子  
言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朱子釋之曰不是性之性  
當以理字看上所言三性字亦皆理字意也勿論人  
與物之性皆自一原之理分俵來故若從源頭說則  
雖謂之性同亦可二十二章六箇性字皆本然之性  
而章句自性之根本而言之故以爲人物之性同一



性也而以其形氣不同性隨而有異故隨其性之異者而使得盡之其在人在物之性果是一般性則其盡之者必同而今其盡之者分明各異則人物之性果同耶顧此所盡之性既是本然之性則亦我之性之性實指人物性源頭理同處而因謂之性也不宜以此而盡性之性同謂之一性更詳之

章句性道雖同氣稟或異之下繼之以因人物之所當行者一句以此觀之人與物性道本同而其不同者只以氣稟之或異也此則何也且心者氣也氣稟或異之氣是通言心氣耶若非通言則是

有二氣也果是通言則心氣之有清濁自可知也近日心純善之論不辨可破氣稟與心氣之通言與否願得詳聞

人物方生之初純然一原理實無貳既生之後形氣所局性遂不同况所謂道者當行之稱人物當行之事果同耶且凡或字之意皆同之中少有差別之謂也若謂人物性道則本同而氣稟之或異如衆人之於聖人之間則禽獸之所常行者何若是絕然不類於人也故人與人性道同物與物性道同人皆可以爲堯舜而其或不能循性爲道者以其氣稟或異也



屏溪集卷之二十八  
故教之以禮樂刑政之屬使之合於仁義之中道牛馬皆可以爲耕馳而其或不能善耕善馳者亦以其氣稟或異也故馴之以牛馬當行之路使之合於耕馳之中道也章句之插入一物者其意不過如此而歸重於人故終之以禮樂刑政之屬也若謂物之性道亦與人同則是物亦可以教之以禮樂刑政而至於聖人之中道也果可成說乎

答洪伯臣

癸酉

相宗三從兄相稷爲其伯父所後而未及禮斜遽遭所後父喪矣其王考在世時以親筆定給故雖

不得禮斜已爲發喪人家或以從子立后則不爲之禮斜云曾或有所聞見耶雖已發喪有題前急禮斜終合事理耶且伯父臨命教之以外家必從元妣當承遺命而必從元妣耶雖有遺命若於義理乖戾則當從繼室耶

曾聞之先師尹童士出後於其伯父而不爲告君成案尤菴先生嘗以爲不可於此等答問每謂父子大倫人君造命雖或彼此私相與受無君命則不成爲子余亦以爲雖從父子之間未及告君則至於服喪題主等節不可爲云蓋雖伯父之喪不告君成子而



服喪者大非禮意况既服喪於所後則當降服於所生不告君未成大倫而何忍自我而絕之於所生之地耶先師言如此故吾輩平日知舊酬酢亦如此洪哀家前失不可追惟當趁未葬前告君成案以爲有題似得矣繼室生時立後則便是已生之子以繼室親家爲外家當然底道理若從元妣家則其於事繼母以母道者當如何也遺命雖重以外人只論其道理者言之決不可勸從此雖孝子參酌私情義理而爲之者也然事係倫常誠宜十分商量也

答成汝厚

鎮坤○甲戌

既云家有喪當告則支子孫異宮之喪亦皆告耶不論同宮異宮雖支玄孫之喪成服前大小祭禮當廢之此事之大者似當皆告矣

附註有墓下祠堂之說今依此始祖以下不遷之位皆奉於此如何

沙溪以爲士夫家雖依家禮祭及高祖先代功臣之主國法既令不遷私自遷于墓所未安遷高祖於別室又或有數三代連爲功臣者則最初功臣位奉安於第一龕以下功臣位皆遷于別室而祭之此最處得好今士夫家皆用此禮矣如始祖主遷于墓所而



祭之則以下不遷之位亦當各祭於其墓下祠堂宜矣隨始祖而並祭於始祖墓下祠堂則無義矣冠者之父奉高祖之廟則告於高祖以下廟而行禮可也若奉曾祖或祖與禰則告其廟而行之冠畢因繼高祖之宗子而口告以謁家無所奉之位而高曾祖禰各有宗子則當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有故則用次宗子之無故者亦可高祖若遞遷則最長房之奉高祖廟者亦可爲主人矣五代祖以上則冠畢可以往謁而不必盡告也

介子何謂既爲宗子族人則於祖廟不爲介子矣介副貳之稱非宗子則通稱介子矣雖孫曾行當皆稱介子然即今見行之禮以其親屬稱之好矣

父歿爲妻杖禮也若父歿祖在則爲妻杖如何父歿祖在爲妻降服禮無所見何敢降也蓋祖在妻喪父歿母喪祖皆主之而祖不壓孫不降其母以此觀之祖在爲妻本服杖期明矣

不杖期條庶子之子爲父之母其父之母若嫁出則其孫亦可降服大功否

此無於禮可據不敢質言而父之所降子亦不得不降未知如何



無夫與子者既為兄弟姊妹服本服則於父母亦當服本服耶

無夫與子者當歸依於己之兄弟姊妹故還服本服而父母則本服齊斬也不貳斬之義重故不敢服也嫡婦是繼三世長子婦耶通謂饋舅姑之冢婦耶雖庶子之長子婦亦可謂嫡婦而至於服制必於服斬長子之妻始服期矣

小功條庶子既為其母黨服又為嫡母黨服恐有二統之嫌

小記註馬氏云君母不在乃可伸如馬氏說則己之

母之父母不得服耶然與承重者事體輕重有別似當兼服之尤菴說亦如此

奔喪曰師於廟門外檀弓曰師哭諸寢今人為位於何所耶

若未奔喪則於所居為位朝夕哭四日成服服內朔

望亦為位哭

若侍下人於村家別定一處為位而哭可也

主人之位柩東是矣賓再拜後主人出哭云者是自柩東位出靈座前也既曰主人出哭則眾主人以下不必出哭耶

以家禮言之初喪尸東之位至虞祭始變葬前受弔



時主人以下亦當在於柩東之位家禮雖如此圖式則成服相弔儀丈夫卽位於門外西向北上後世人  
家雖成殯之前主人以下無以容處於尸傍受弔時  
勢不得不用圖式門外位之儀倚廬東邊主人以下  
西向立哭賓至主人先入靈座前哭賓哭拜訖則主  
人哭出復位西向再拜如此則似不失禮意矣主人  
若在柩東位主人之弟何獨於主人哭出之時不爲  
出哭耶然在倚廬受弔則不當隨主人入靈座前也  
今俗衆主人皆拜賓耶

檀弓註大夫之喪適子爲主拜賓或以他故不在則  
庶子不敢受弔以此言之庶子之不敢拜賓然矣且  
以家禮觀之與賓爲禮只言主人至止哭始言主人  
以下其拜賓則只指主人可知也好禮者近或有不  
拜者矣

未奔喪條不言變服之節是文不具耶

聞喪而若有故未奔則其變服與到家變服何異家  
禮之不言果是闕文也

廟無祖位則新主當置於東壁下而入廟告辭當  
如何

禰位單奉之祠新主入廟問解有姑祔於東壁下之



屏溪集卷之二十八  
語祝辭當云先考某官大祥已屆神主入廟姑安於東壁下云云

答成汝厚

問解祔于高祖者曾祖之子也不可以先父而食然則諸正位獻畢乃獻諸祔位耶

孫祔于祖既統於尊位矣在廟亦既處於上龕况高祖祝文先讀於曾祖酌獻之前而曰以某親祔食云則未及獻酌而先讀祔食之祝其可乎不敢知也

墓祭家禮先參後降而要訣先降後參如何

祠堂則先降後參此神本在廟故也時忌祭出主於正寢不得不先參拜而後降神也墓祭則似與祠堂之禮同沙溪從要訣先降後參從之爲可

答成汝厚

大學經傳只言明德而不言性字序文更不言德字而特以仁義禮智之性知其性盡其性復其性四箇性釋之然則明德之德字卽性也

朱子之釋經必敷演經傳所未言者言之明德之德字卽性也仁義禮智之性卽章句具衆理之理也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知其性能知明德之在我也盡其性聖人之能盡在我之明德也復



屏溪集 卷之二十八  
其性學者之能明明德也序之特言性者實以明德之本此性而云也觀於此亦可以知近來以心爲明德者之非矣

章句極處無不到此不是物理到吾知之謂亦不是吾知到物理之謂物理自到其極處之謂也

來示然矣物理本自盡到我窮那物理之盡則物理自盡到矣吾之知於此一物上則固明矣而不可謂致知也譬如自此去漢江之路本自極至我行行到漢江則漢江之路自盡到矣我之行行去盡漢江路格物之謂也即窮至事物之理也漢江之路自盡到

物格之謂也即極處無不到也如此則漢江一路足目俱到即吾之知一物上之明也若北至慶源西至義州東至東萊南至海南則東西南北吾無不窮而東西南北之極處自無不到矣此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物物無不格之則物之理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豁然貫通而體用無不明始乃可謂致知也

知止有定章句志有定向或問皆有定理兩說似不同

章句之體只釋正文字句故知止有定之定只是心



屏溪集 卷之二十八  
之定也或問則又演本義而言之故以爲心之所以  
定事物本有定理而我知得到定理故心自定云非  
章句或問之所釋不同也

補亡章人心之靈莫不有知

人心之靈卽氣也氣旣虛靈故能知覺也是之謂人  
心之靈莫不有知也其所以知者性之理也今以莫  
不有知之知謂本然能知覺之理則實以知爲理也  
其可乎哉因其已知者是謂十五而八大學者自小  
學中已有所知者而未能盡知許多物理故及八大  
學先使因其已知而益窮之以致其知也心氣之精

爽而其體段虛靈不昧是謂之明底物事故由此而  
能知能覺若只指知覺本體似無異同然自其稟受  
處而言知因氣之靈而氣旣不齊則知之體段豈可  
謂人人皆同耶

第六章上下慎獨或有淺深之別耶章句謹之於  
此以審其幾卽善惡之關則是欲動未動也然則  
慎獨便是行也審幾便是知也

上下慎獨其意無淺深一也上則謂欲誠其意者必  
慎於獨知之地也下則謂其爲不善之事者只以不  
謹於獨知之地而以至於此故重言不可不慎獨之



屏溪集卷之二十八  
意也此其爲人鬼關所係之重故再以慎獨戒之也  
幾萌發之初則獨知之地已是動界分不可謂未動  
也審者審察於萌發之初知其善惡之分也慎者既  
知其善惡之分而爲善而去惡也來諭慎獨屬行審  
幾屬知者然矣

第七章章句一有之而不能察此察字謂不能察  
忿懷四者之病也下註必察密察兩察字謂察本  
心之存也然則上下察字言雖不同而其工夫則  
皆慎獨也

一萬一之一也蓋謂心有此四者之病而不能察云  
下註諸察字皆意同謂察此心之存否也若曰察本  
心之存云則不可矣慎獨與毋自欺者乃於獨知之  
地審其善惡而必爲善去惡以爲毋自欺也此則誠  
意之事而至此正心工夫則已能爲善去惡而雖是  
善念或不無濡滯於事去之後又或心忽然胡走則  
此皆心不正也正心者必事未來而無迎之之病事  
已去而無將之之病將即有所之病也其忽胡走者  
即不在之病也去此等之病則事未來而此心湛一  
虛明如鑑空衡平而爲未發之體事至則隨物隨應  
爲鑑空衡平之用而無處不當爲中節之和學者之



屏溪集 卷之二十八  
心學於斯而至矣盡矣仔細潛玩則誠意正心之界分自然明白矣

老老長長恤孤卽化之之道也絜矩卽處之之道也治國獨言化之之道至平天下始言處之之道何也

下民觀於在上者之孝悌恤孤感發興起則在上者因此而知民心之所同而以我之心度彼之心其處之之道均齊方正使之無一夫不獲矣其興於孝而各自孝興於悌而各自悌不悖於恤孤而各自恤孤則正經一章章句所謂天下之人各明其德而國以

之治天下以之平矣此一節只言因人心之所同而爲言絜矩之道也治人則無論大小非絜矩無以治之齊家治國亦豈無絜矩之道而必言於平天下者平天下規模最大故特言之也於平天下言之則家與國自包在耳

答成汝厚

乙亥

張子謂形以後有氣質之性然則有形質者皆當有氣質之性矣雖堯舜之聖亦不得免歟

形以後有氣質之性云者以其理墮在氣質者爲性故兼此氣而言性則爲氣質之性云非以本然之性



則已在於形氣未生之前而形氣所具之理便謂之氣質之性也朱子謂天命之性非氣何處掛搭在若以張子此言謂理之在形氣者不分不雜與雜氣之別而都歸之氣質之性則朱子所謂天命之性亦以掛搭在氣而言者亦歸之氣質之性耶張子之言不究本意而不善看則多類此極可詳也氣質性之說蓋爲衆人之性有善惡者言然天命之性亦氣以成形後所賦之理聖人亦豈無氣質之性耶但聖人氣質之性亦純善而已矣

無論聖凡氣不用事之時則皆可謂之未發耶其所稟昏明強弱之本色則雖氣不用之時自在矣然則衆人之不能有未發者卽氣質之故也

未發謂氣不用事者此大綱說未發時云者此心之氣惺惺而不昏昧寂寂而無所向一味清湛也此朱子所謂與聖人都一般者也雖衆人果有如此之時亦純善矣衆人氣稟不無清濁之相雜而濁駁之猶存則不胡走必昏昧成未發不得其必活化動靜之際濁駁退聽清粹上升而時無感通之故則湛一虛明爲未發之時矣凡看未發者不能精審而只於七情之姑未形見處并所稟濁駁之猶在者以爲未發



厚溪集卷之二十八  
時氣質性本有善惡此皆麤看未發之氣故也正宜於此十分審察也

答成汝厚

丁丑

國恤服制詳著於近刊續五禮儀可考也臣爲君斬衰三年著於儀禮而漢文帝遺詔斷喪之後更不服三季之制我朝時王之制亦卒哭後變布紗帽布團領布裹角帶服淺淡服宣祖朝因閔杏村純議白衣冠終三季矣至肅廟朝令弘文館問議大臣儒臣改正百官服斬衰三年儒生白笠白袍小麻帶以終三季蓋斬衰之意也至景廟大喪時相改正

儒生麻帶依前用布帶中間節目雖未詳言大體則如此臣爲君斬衰之服禮莫重焉漢文後屢千百載莫之能改而肅廟一洗千古之陋斷然復三代之禮肅廟五十季盛德大業此尤最著矣此義不可不知也

考妣合櫛朱子以爲皆當并祔合祭然則繼妣多至四五皆可合櫛無疑歟鎮坤考妣四位今將合櫛而祭時設饌極難曾聞先生亦有四位之龕其設饌之儀必有參酌定之之則未知如何程子曰合葬用元妣張子曰繼室別爲一所可也鎮坤他



時遷葬若得一山則元妣與考位合窆次妣祔于西次妣祔于東用外品字築以一砌同設而祭爲計亦未知如何

四五娶則事非常例罕聞之矣如或有之生時皆行夫婦之道死後皆當合櫛而合祭矣鄙家考妣四位皆合奉一櫛而合祭程氏考妣并祭之禮蓋謂考妣各卓各設一分之饌聯卓而祭之東俗則依五禮儀自宗廟至士大夫家皆一卓魚肉蔬果考妣並一器而只飯羹盞盤各設此則俗間兼牀各飯之規豈以子孫而饗祖先爲此兼牀之陋規耶誠大無禮矣我

東儒賢家皆不能免此而惟尤菴先生用兩卓之禮矣以禮言之與其兼設寧從家禮單設之爲愈也示設饌之儀此於苟艱之中稍有整頓之意不須云云而鄙家亦每有各設之意尚不免襲謬而兼設可勝嘆哉俗習雖兼設而餅麵飯羹盞各設故四位則排陳極難第四位各設之餅羹皆在東麵飯皆在西而以四行設之匙箸在北端居中醋櫟在匙箸之東盞盤二在匙箸之西又二在匙箸之東匙箸南行中設羹櫟左右設魚肉櫟如此則粗可排設而兼卓自是無於禮者苟艱何足言也神主既合櫛則葬亦無



不可合葬之義而當觀地之寬狹而爲之若地狹不可合葬則當依程子說必以元妣合窆矣人家或有元妣別葬而以所生妣合祔者此則非禮也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